

历代史论

历史论

歷代史論卷之十一

明太倉張溥論正

佞文用事

新唐書言王叔文母死。匿不發。置酒翰林。裏金餉李忠

言俱文珍等。大言無忌。從者竊耳語母死已臯。留此何

為其辭過甚。通鑑削而不錄。蓋從實也。王佞以書侍太

子闕亢。蓬陋。吳語無大志。叔文班班能言。繇奕碁進。即

見敬直。易與爾。二人素微賤。所司不過伎藝卜祝之間

驟見幸。太子太子即大位。病居深宮。帷幄中。惟李忠言

牛昭容左右侍。夫新天子方立。即疾病不聽政。大臣趨

朝中外侍衛。候音聲望顏色。在朝之事。官禁不知。官禁

王佞善書叔文

善碁皆以一藝

娛待太子自朝

之名士與之密

結遂至招權納

賄不次用人然

觀其革除弊政

召還老成一念
好名猶異巨憚
使順宗疾非甚
痛湯寵無所容
其姦則非優蓄
之當亦無大過
要之力小任重
確是二人定案
此文反覆論說

可謂深得其情
孫執升

之言在朝不聞當其時何者爲貴惟出入通言語者能
權○在此○北車○
禍福輕重人爾。佞素入宮無間。叔文附之託於昭容內
豎。顧天下事惟二三人出內之腐木爲柱。卑人爲主。負
○固○竄○致○敗○
乘致寇其勢固然。然三人卽貴幸未敢輒自相。數月間
貶李實召陸贄。陽城免進奉蠲諸色。罷宮市五坊小兒。
德宗親政。一朝反之。彼亦銳然任詔。詔爲伊周管葛。復
出也。夫小人易得者。勢難居者。名佞文素無行。能握權
柄。八司馬文章名人。願爲死友。復以善政鼓舞中外。迹
其意非徒席勢位。將以名招天下爲不拔也。天實惡之。
欲其速殞。上皇禪位相繼。竄死宜哉。韋臯遠在成都。騰
表宮闕。請誅佞文。裴均嚴綬繼之。舉朝倚以爲援。然藩

鎮逐大臣之漸已兆於此此亦不司長讀史者懷隱憂焉俱文珍等

亦叔文力削翰林職名王佖請起復叔文三上不報託

風疾輿歸彼所恃者輿援然卒去之者中人也順宗雖

疾困明過德宗遠甚李忠言新用事熟不敵俱文珍劉

光琦薛盈珍等任使舊人彼根柢淺又以貪人敗類易

云力小任重未有甚於此者矣云字與叔文只四字字之

憲宗平蜀 劉闢

王叔文用事時韋臯遣劉闢入京師求都領劍南三川

叔文怒欲斬之闢跳身歸蜀時皆謂叔文恢忘謬喜怒

不順及臯薨闢即自為留後發兵反又悔當日叔文不

殺闢也闢起家繇進士宏詞科佐臯府累遷御史中丞

以驕致則

度支副使為國表臣與武夫異顧驚蹇弄兵造大樓祈

五福係首入興安門始歸罪五院子弟斬城西南獨柳

下高崇文不通書以三千人破吐蕃三萬寇於甯州杜

黃裳稱其勇略帝專委以討蜀時宿將重臣爭自奮聞

詔特用神策軍使高崇文則大驚猶漢王即軍中拜韓

信大將也銳師出闢生擒羊灌田盧文若沈江中不

數月成都底定彼武人忠義倍闕材能智力又十過之

世且謂妄書生不及介胄士其榮辱長短豈待劉氏族

誅崇文配食始見哉杜黃裳贊策征蜀請專任崇文勿

置監軍又指授方略帝以平蜀功歸之當矣章阜治蜀

二十一年歿而祠象獨闈於知人過任闕復以侈橫務

○兩○人○相○敵○自○覺○懸○絕○也
○自○是○定○黃○裳○之○助

李錡以貢獻固
主恩以餽遺結
權貴其所恃者
大耳刻剝民生
侈然自大人
心既散立見剪
檣篇中貪竊愚
情事無不逼眞
蓋兇殘悖逆其
勢必亡負人敗
類讀此自應知
警擊孫執升

蓋藏慮僚掾官洩之歲久爵高遲留幕府不令還朝卒
使開階為厲堯戒有云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堦章皇賢
者一念自私以開蹉跌定秦之議子孫幾不免可不戒
諸

憲宗平吳 李錡

孟獻子言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若李錡者兼之矣
宗室子以貢獻餽遺致寵史臣曰德宗好貨劍南江西
有日進月進杜亞劉贊王緯及錡歲時貢奉江淮以南
物力大屈錡尤暴橫聚挽疆蕃落謀自全布衣崔善貞
訟其不法天子不問反械送錡生墜坎中自是錡日耽
耽無君矣自古言利之臣外貌不可測大抵其天資必

陰賊刻深錡厚賂李齊運結主恩即選腹心爲五州鎮
將。日。夜。謀。變。彼。言。利。老。何。知。義。下。賊。百。姓。上。逆。天。子。苟
便於身。則逞一決爾。然李深入常州。顏防斬之。趙惟忠
運營湖州。幸祕募鄉閭子弟。卽斷其首。張子良。李奉仙
田少卿。錡兵馬使也。裴行立。錡甥也。還兵相同。如縛犬
豕。錡在浙西。久割剝六州。以自肥。且謂富敵公室。出家
財。驅使民不數月。可坐明堂。朝諸侯也。三將方發。而身
縫城下。何哉。浙西地非反側。四鄰效順。不爲逆使。錡獨
藉貨財。陷人大軍。一至。渙然中離。紂衣寶王。以焚榮夷。
公好利而亡其所少者。豈財哉。迹其所爲。雖有國必亡。
况爲人臣行皆逆乎。

魏博歸朝田弘正

魏博事藝李絳
料之獨詳此文
更加透澈不特
弘正忠義寫得
英英有生色豈
一時將士環拜
一非擁兵跋扈
之比至廟謨所
在諸藩之得失
因之日到歸重
處尤為得市勝
之本孫執升

唐書田弘正父子王承元史孝章同傳所以表忠義為
藩臣武承元孝章不登中壽世皆惜之弘正父子不得
其死予尤痛焉弘正父廷玠承嗣從昆弟也承嗣盜磁
相廷玠抗節不汗田悅從恆鄆作叛正言責之不納憤
死弘正性恭遜又親見其父行事豈肯苟同季安相隨
亂虐乎懷諫十一歲孺子為母所立決政家臣弘正晨
入府將士環拜請為留後弘正驚不應與定期約守朝
廷法令乃許當時人心擾擾不屬孩童其敢於奮決推
所尊愛者亦以朝命未至政繇婦人一國三公惟眾是
從爾李絳料懷諫乳臭諸將必不服從起而代者必歸

宗叛服不常
朝廷不能深討
迨元齊既擒承
守元齊始權而

命天子及魏博監軍奏狀請即降白麻除弘正節度使
制命一至魏人鼓舞夫以弘正忠誠即微中使先至裴
度宣慰自稟命無貳然失之須臾士心懈矣大歷貞元
以來方岳連衡以逆節為守常以恭順為反古上之求
下急於下之求上也李絳處置得宜成德充鄆使者皆
歎疆何益後日崔懷恠魏兵二千不給弘正遂使忠
臣喪元孝子刺心河朔永不可復廟算一言繫藩鎮得
失固若此哉

憲宗討成德 王承宗

憲宗初即位劉闢楊惠琳李錡抗命咸討誅之國威振
矣元和四年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子承宗擅立帝遣

代○不○容○駁

再○代○弘○正○光○發

○為○四○方○之○本

說○出○廟○算○之○重○見○別○廷○

乞降魏博為之
送質得洗雪復
官蓋成德事勢
與他鎮異武峻
能効力士直盡
款則承宗速
命尚可包葉即
盜殺宰相又非
其罪削晰既極
分明文徵又復
英爽林樹滿志
無胸斯篇○以
專固非人明朝
廷之失體以誅
姬幸角為叛逆
之深戒標舉大
義是極有關文
字孫執升

裴武宣慰承宗表獻德棣一次效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

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

襲昌朝執之以歸帝削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

確為招討處置等使踰年戰不利制雪承宗復其官爵

十年盜殺武元衡王士則上告謀出承宗詔議其罪十

一年復討之渾鎬戰敗十三年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二

州詔復官爵朝廷用兵數年承宗屢叛屢服叛則討之

服則赦之賞罰之令天子不能自主而反聽命於強藩

豈憲宗發憤之初心乎且當時與承宗同叛者昭義有

盧從史由蔡有吳元濟潘青有李師道或誅或執不適

天戮承宗故拒王師獨保無恙恩寵幸終何哉盧從史

之有昭義也。據之於求希皓，又陽順而陰叛。承瓘奉詔

密禽，所謂乘其不意而取之也。李正己逐侯希逸而有

淄青，吳少誠殺陳仙奇而有淮西，盜賊之懼也。再世方

滅，猶網漏吞舟矣。王武俊契丹部種，隸李寶臣帳下，寶

臣死，殺惟岳歸朝。德宗不與，以節度敗其怨心，遂同田

悅。朱滔為寇，不臣之罪誠無所解。然建中與元之際，涇

原兵變，帝走奉天，朱泚亂於內，李希烈、李懷光、朱滔等

亂於外。武俊舉足輕重，立係安危，而翻然改圖為唐擊

賊卒，使鸞輿反正王室，奠清其功，甯出李晟、李抱真下

乎。帝寵武俊襁褓，悉官身死，贈諡禮比渾瑊，子士真息

兵善守，歲貢中朝，恭於燕魏，其奉國之勞，結下之恩，深

○案○淄○青○主○西○一○段

○後○成○德○先○世○說○來

○武○俊○有○功○於○國

○真○能○效○宗○順

矣。鎮州世繼習以爲常。憲宗忽怒承宗，臨之以兵。是即
○文○氣○橫○極○似○理○人
元戎大帥建鼓親行，尙慮患讐未分，堅銳難下，奈何以
斧鉞重任寄之刑餘闕冗之臣哉。承瓘喪北，帝詔罷兵
復以盜殺元衡，更議征討。雪宰相之恥，其名正揚。鍾鼓
之靈，其師壯然爲盜者。李師道非承宗也，方討之而旋
○結○後○官○詞○衆
恕之，亦云有辭矣。承宗之初自立也，叔父士則恐禍及
宗，來歸京師，其旣死也，弟承元繼之。恭請朝命，移鎮義
成。王氏世有順臣而承宗乃恣睢負固，此一人者獨何
心哉。上負國家，內背宗黨，適不爲元濟師道者，亦天厚
之也。

憲宗平淮蔡

吳元濟

德宗討吳少誠附

起字將淮西三
遊提學分明接
下再逐段分叙
而以一二語畧
如論次後用總
發大約以義忠
追答德宗以英
德宗信中人憲
宗任賢相用人
所係固自非輕
其分叙似列傳
其總發似合論
兼具孫執升

淮西之不順也。德宗時有李希烈。吳少誠。憲宗時有吳

合兩代並提

元濟。希烈反於建中之三年。死於興元之二年。少誠反

於貞元之十二年。赦於貞元之十六年。元濟反於元和

之十年。誅於元和之十二年。三賊陸梁。無過四三年。卽

靖然已重爲天下困矣。希烈少籍平盧軍。從李忠臣浮

明○兵○國○非○易○事○

海戰河北。有勞後。忠臣荒縱。衆怒逐之。代宗詔希烈留

後。德宗立。更被寵遇。旣平梁。崇義功多。擁兵欲有其地

李納。朱滔。田悅等。叛奉命出討。反與連和。遂致奉天之

變。王室幾搖。後兵勢敗。蹙陳仙奇。因其疾。毒殺之。與衆

來降。詔以爲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者。幽州潞人。希烈所

叙○吳○少○誠○

寵任也。爲之報讐。復殺仙奇。而爲留後。專據數年。忽叛

寇壽唐激南五樓之役六師屢潰不得已而赦之德宗
之不斷也憲宗元和四年吳少誠死吳少陽殺其子自
攝軍州詔委蛇順之既死子元濟遂反兩世跋扈義難
再赦朝臣請緩成德之討專事淮西裴度親詣行營李
愬奇兵克襲元濟立禽韓愈碑云不赦不疑繇天子明
凡此蔡功惟斷乃成然哉唐未藩鎮有人接踵為逆者
無若淮西斷以王法希烈罪狀小一動而亂天下賊之首也少
誠黨希烈殺仙奇而復反同乎為賊者也少誠與少陽
友善養以為弟少誠死而背之猶少誠之殺仙奇而無
忌也元濟藉父之資以抗朝命猶少誠之甘逆節而不
悛也德宗前不能遏希烈之亂後不能誅少誠之逆中

再拜德宗

不能雪仙奇之冤。養寇忍禍幾十餘年。申蔡之人恬於
搏門軍號驟子。兵習星文。目無朝廷久矣。元和之治。立
矯前弊。罪人斯得。亦可謂克蓋先人而昌大之也。德宗
信竇文場。而用韓全義。則兵敗而不知。憲宗信裴度。而
用李愬。則師行而即服。蓋任宦官者亂。任宰相者治也。
然成德之師。幾覆於吐突承瑊。則准西神武。憲宗亦有
鑒而能改者歟。

憲宗討淄青 李師道

引俞師說入起發絕異

劉昫云。或問李師道之前三帥而不滅。師道繼立數年
而亡。何哉。荅曰。納與師道自運姦謀。躬臨戎事。朝廷任
盧杞以私。妨公致懷光變。忠為逆。李納父子宜其苟延

朝廷任人得失
即藩鎮治亂所
由分。德宗相盧
杞三召亂。憲宗
相裴度而致治
於引唐書處六

致已明至於敘
際命做亂賊成
卷勤以是隨筆
所奏以完青淄
一大公寮看得
頭緒清楚機神
區白一片孫統

憲宗當朝裴度為相君臣道合中外情通師道外任諸

奴內聽羣婢軍民攜貳家族滅亡不亦宜乎至哉斯言

可謂明於論相矣德宗建中時大亂紛起一亂於朱滔

田悅王武俊李納之合兵一亂於李希烈之自稱元帥

一亂於姚合言之奉朱泚據長安一亂於李懷光解奉

天之圍不得見帝而反其禍皆賊杞成之即赤族無以

謝罪裴度在憲宗時惟淮西之役奮其獨斷師道授首

未聞有謀史亦歸功焉者以其主廟堂之議也且淮西

傷平淄青膽落田弘正度河鄆州大震帷幄繇度豈虛

美哉兩河自安史以後迄於貞元父子擅襲六十餘年

號為反側之俗至師道謀殺宰相焚宮闕惡過父兄不